



河南程氏外書目錄

第一

朱公揆錄拾遺

朱光庭字公揆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為給諫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所聞又抄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拾其遺如此云

第二

朱公揆問學拾遺

本別為一篇而多與前篇重複今已刪去

第三

陳氏本拾遺

平陳淵字幾叟文靖公門人

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

已集

秋解共五卷雜有端
伯質夫入關諸篇

第五

馮氏本拾遺汝州馮理字聖先學於伊川先生

於尹氏編此雜
有人關等篇

第六

羅氏本拾遺延平羅從彥字仲

第七

胡氏本拾遺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

不見於諸篇
者附于此

第八

游氏本拾遺游定夫察

第九

春秋錄拾遺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

第十

大全集拾遺建陽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時紫芝所集號程子綴言凡

第十二

傳聞雜記

王氏塵史

呂氏家塾記

范公日記

朱公手帖

邵氏見聞錄

上蔡語錄

龜山語錄

庭聞葉錄

侯子雅言
涪陵記善
和靖語錄
震澤語錄
飛景迂集
晁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
孔文仲疏
雜志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
序次程氏遺書三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
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
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
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夫先生之
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
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
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親前

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
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河南程氏外書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為學淳

學在知其所為又養其所為淳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

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正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正

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

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己物淳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為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

謂智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繩至於斷輪誠至

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

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

人必以忠信為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

為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

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

女異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

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

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
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
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
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
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
使褻而近也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
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
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
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
取興有一事含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設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造辭
生於不正窮著便墮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揚
墨兼有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
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
作文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以見衛君行道及以

非禮見迫孔子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
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
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義淵奧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
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

脫錯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嗅字

薄賣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爲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

以祈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
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
之日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
何不可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芣女功之時悲
則思慮意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
殆及君子同享此不須執詞此是終久底意

鷓鴣惡鳥謂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
鳥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爲管蔡鷓鴣

鷄是管蔡此一篇闕文難解

出車嘒嘒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時如此
采薇彼爾成役成役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
副如棠棣之華路路車也君子將率也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咸
其腓腓脚肚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
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
中求

九罭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

無以我公歸乎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
君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然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槃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
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
永思念不得復告於君畎畝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蒼蒼号蔚兮草木叢茂貌山

有蒼藟之草木便朝躋而來之室有婉孌之少女
人便斯飢而思之蒼藟言其材婉孌言其德

白華自是漚之爲管白茅自是爲束各自爲用如后
妾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遠此義理雲結爲雨露所
以均被管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
艱難故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
者也申后宜待之以禮今反薄鼓聲聞於外我之
誠意反不能感動於君此有鴛鴦得所之不若也鴛
鴦戢翼其常如此扁石登高以升車今捨此履卑
如舍申適褒

丘中有麻大都言二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山是物
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
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
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人賢者却咨嗟不
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
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
食李徒能悅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
能悅人而無實効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
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丘中有麻不是所宜有處

一本無下字

碩人頎頎碩人敖敖疑頎頎敖敖兩句先言莊公衣
裝衣非婦人服說于農郊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
姜翟芻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
說使驕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舍怒不妬
爭意施眾滅滅鱸鱸發發言眾非取魚之意不能
得大魚與莊姜不見答徒有葭芻揭揭似庶姜孽
孽驕且上僭故庶士有竭言國人閔而憂之也眾
小器也鱸鱸大魚也葭芻冗雜貌眾中又隱無子
意

自牧歸芻卑以自牧之意美柔順意自牧歸順信美

且異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深
美之所以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辭微微衛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為
方伯連帥故暴露於中野微衛君之躬指其人也
又切指其人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
也大率詩意貴優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為
君若不在此我胡為在此斥黎君也乃是齊君以
歸又迫切時幾乎罵

旄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節兮言葛藟短也延蔓相
屬叔伯何故却不相救卹何字之文一作意黎在衛

之西狄在衛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車但汝不與我同故也

中谷有蕓蕓炎葦當在水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脩字非脩長之脩疑同周禮脩脯之脩過於乾底意曠暴也其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則其性之濕都無言其恩意已絕殺其粒矣何嗟及矣嗟時也

三英槩兮繁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紵類自是衣服禮數制度非三德也

芄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技葉與惠

公柔弱童子佩威人之服雖佩人之服其

才能却不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兮執心不定甲長也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

兔爰兔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置兔今却雉羅于羅如諸侯不執周人受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雄雉尚得其配匹已反不如我之懷思自羅此阻隔次

章女恣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日暮所見動

人情思總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為政者汝豈入
知德行戰國問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
以義興師動衆言汝但不恃不求何所用而不藏
伎報怨也求貪土地也若以義發師婦人何怨之
有婦人猶勉之正也若謂夫從役婦便怨成何義
理

狡童褻裳此兩篇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為狡
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
合道者後面比君為禽又况目之曰狡童言不與
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

紂為聖明何可比君為禽又况目之曰狡童但作詩
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
賢人圖事

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
也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
克之進不以禮

標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說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却本意
忽不娶齊謂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
言彼是如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丰以諸事備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巷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裳錦即是丈夫若婦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疑今之綾是聚錦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子與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楊言婚自昏時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

多言南

羔裘豹舄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體今反不相卹民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洳水漫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而君去來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衆人所共取即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

可為

東門之墀除地曰墀茹蔥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墀以色則蕪阻如阪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則適其人甚遠大抵半東門之楊盡是已許昏後以禮不足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故使人至淫奔婦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但子不我即故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校計得也糾糾牢固意言牢做葛屨亦以履霜慘慘貴者言衣服亦分貴賤禮諸

毋不漱裳褻之褻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勞意宛然左辟右插衣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象栴貴者之服此等總生於褊心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美也當時使來到國故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無以六為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冀國殺君不以為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之善雖大惡有如此詩亦可取魯風詩非無大惡然聖人錄其頌不錄其風此

則為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此其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
如桓叔在下反見其德澤於民使晉人從之
來苓苓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河南程氏外書第一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朱公按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
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也

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為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也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也

母意母私意也母必為母固滯母彼我乃曾子所言

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也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正

其言之不作所為言之不愧正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正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正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

倍矣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正

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已正

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正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正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

文章正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

則隘陋正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正

九思各專其一正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正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正

里仁為美里人之所止伯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

不在已伯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伯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

至於樂之則為已之所有正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

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伯

先難克已也伯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為聖譬由雕木為龍木乃仁也

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眾乃聖之事

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伯

能近取譬及身之謂也伯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顏子當之正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

是以君子未嘗校也伯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多言故及此

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正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伯

君子為善只有上達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伯

古之學者為己為己在己也伯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伯

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正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伯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此

官黜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

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

與孟子之勇同伯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

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

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辟

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

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伯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

知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

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不

言而曰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

乃窮也伯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其

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
民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為盡論但不至阿
其所好也淳伯

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淳伯

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

於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淳伯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淳伯

盜於背厚也正叔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
而已厚子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

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正叔

不下帶言近也正叔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言小人好敗物故凶正叔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正叔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為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

保民如赤子為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

聖人之地淳伯

羞惡則有所不為知所止乃義之端淳伯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正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

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正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

自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

以事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淳伯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著而後畫

卦淳伯

祇與底通使底至也無至於悔淳伯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淳伯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淳伯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

之食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正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

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

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

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正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慎獨淳伯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淳伯

有餘便是過慥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正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淳伯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

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河南程氏外書第三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

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

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興於詩者吟咏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

與點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
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
乃仁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已勝已之私則能有諸已足反

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已也一作凡言克

也已必誠之在已然後為克已禮亦理也有諸已則

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

為克已復禮也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

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

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一作克則心

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

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

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忠有思則為善矣思至于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良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良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窮一作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鑒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良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良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點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

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
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
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
命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
謂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
言出於有心者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猶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
之所爲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
羈勒之制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

之化亦猶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
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
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
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
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
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
子孟子則可見矣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爲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魯哲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會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則有不樂

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

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故其言如此

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堯曰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
人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爲先死非回之所當爲所當爲
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
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放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
孔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
學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
於陽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
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
口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
者佛肸召亦然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
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

如示諸掌

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為媚奧何為媚竈奧尊者所居喻貴臣竈一家所切喻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為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此一段蒲田本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

母意母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母意與母我相近母固與母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

別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
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河南程氏外書第三

河南程氏外書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
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
人亦自思而得况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氣頭圓足方
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
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
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

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
施於人所以恕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
也言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謂之利者唯
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
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也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
學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

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
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河南程氏外書第五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
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

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
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其於易傳殺曾下工夫
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
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
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
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
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

如天地山川皆是也

非其鬼言已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爲之是無勇
也無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刺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
語言解着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
之又似刺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求命道
家之長生以視儒者之入于聖人理道皆一
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
只是却不見全體

不信神恠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只放
猛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
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
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
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据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
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
飲湯也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
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
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
耳四時取火用本各異必据時之所宜不必盡考
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
歸之於命可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
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
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
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
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充

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河南程氏外書第五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
可以逐句看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
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
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
類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

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
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
則便亨

謙君子所以自終故不言吉哀取其多而增益其寡
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
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

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
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脩德
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
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
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
曰從貴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國家者
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善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桎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
通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
名伊

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
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伊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
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
誠孝也推此亦可以知為仁之本明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

刑政伊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

則文自至矣

道明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道明

人安重則學堅固伊

禮之用和為貴有不可行者備也伊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
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
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

而好禮非樂不能道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伊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

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

也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

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道明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伊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

為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伊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

後信之伊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周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

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

學也伊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脩天爵則人爵至祿

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

不為利祿動若顏淵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

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

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也伊

奢自文生文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文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伊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豈有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乎伊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伊

素喻質繪喻禮九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

更文之以禮伊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

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辨威儀云云伊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也聖人道弘故止曰人以為諂也伊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伊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伊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道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之類皆是以為利也

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

利伊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

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伊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

答者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

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伊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道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

所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汝弗如

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在不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

皆有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已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無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所及也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是嘆美之辭言眾人不得聞也

祭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稅之事不知也山節藻稅諸侯之事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也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

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

宰我言如井中有仁仁者當下而從之否子曰君子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明道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伊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眾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

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脩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伊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伊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
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
者也伊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
至於亂道明

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道明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
之也道明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

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
也伊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道明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
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
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
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
也伊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
隱乎爾同伊

印就也兩端猶曰兩頭謂終始告鄙夫也伊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

先也伊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

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

而知其輕重者也有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

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伊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道明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道明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

子路不達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

三嗅而起庶子路知之也伊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

有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

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

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

多也道明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

人爲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伊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道明

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道明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問之

言伊

過猶不及如琴張魯曾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

是無實也道明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急情廢弛道明

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

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伊

曾子少孔子始也曾觀其後明道豈曾也哉道明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

之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

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有諸已

之謂信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

迹而後能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

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

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道明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

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

子因問而告之伊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

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伊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

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伊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爲小以高

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伊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

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

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

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

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

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

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

朞月三年之事伊

三十年為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

伊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為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

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

用猶當與聞之也伊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

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

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明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

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

與狂狷也伊

切切如體之相磨惇惇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

切惇惇怡怡如也明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我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

國五年大國七年云伊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

後可以為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為

難伊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况舉也直哉史魚不若

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

事也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爲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爲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爲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伊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並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子旣旣欲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名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

義矣伊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伊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
有不能行者伊

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
不為仁也伊

為仁在己無所與讓也道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為也道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
執伊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
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
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道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眾信為人
所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
知矣道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
不足與有為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雷之
義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
而不知學乃愚道明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
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

立道明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道明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也伊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道明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
謂此可以為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
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道明

望之儼然秉夫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而易而
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
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道明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接溺之事
更推廣之伊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
惟

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
薄故難與並為仁矣道明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惟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

之道明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必有諸已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惟

今之城郭不為保民道明

君子道宋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

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道明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為阿好而

言謂其論可信也惟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

類有泚推之可見惟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

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

也伊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卽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

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伊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伊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伊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

不謂命伊

怨者入仁之門伊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入之道也

伊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

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此

段伊剛語得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

畏懼脩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

立心不正矣明道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